

今年以来，与诗歌有关的热门事件频频发生，从海子纪念日引发刷屏悼念，到以余秀华为代表的一批草根诗人走红，再到海南诗人冷阳搭建的“新汉诗”微信群引发的火爆评论，诗歌似乎正以燎原之势开启一场社会化的狂欢——

自媒体时代，诗歌开始变暖？

■本报记者 杨道



李少君

更多人阅读是有挑战意味的事

《文化周刊》记者：微博、微信、APP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对诗人这一群体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冷阳（诗人，海南某文化公司负责人）：

第一，给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互动交流的平台，提高了诗歌的传播量和传播速度，能够让诗歌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读者；第二，微信自媒体的传播优势和放大效应，也把诗歌放到了一个更为开阔更为醒目的地带；第三，微信自媒体的产生带来了形象阅读的革命，带来意想不到的审美体验。

李少君（诗人，《诗刊》副主编）：诗歌似乎一夜之间就火了，“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及“诗刊社”等公众微信号订户动辄在十万至数十万，这就意味着，每天有庞大的微信订户群定时在阅读诗歌；草根诗人余秀华一夜走红后诗集发行短时间内突破10万，创20年来个人诗集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给孩子的诗》《中国好诗歌——最美的白话诗》等诗歌选本也广受欢迎，销量不断破纪录；而在诗人海子、昌耀的祭日，他们的诗歌也刷满了微信朋友圈……种种迹象表明，诗歌越来越受到关注，诗歌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诗歌再一次成为人们精神的需要，甚至正在成为一种心灵的必需品。

此外，新诗逐步草根化，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建立了一个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的出现，包括余秀华的暴热，足可说明这一点。然后，新诗就有可能往更高更深更远处发展。

周瑟瑟（诗人，央视纪录片导演、北京当代诗书画院院长）：

很明显，诗人更加活跃也更加兴奋了。相对于小说、散文等文体的作家群体，诗歌在自媒体高速发展今天，获得了一个社会化的狂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诗歌与诗人在自媒体上找到了兴奋点？我想，诗人天性好玩，自古以来诗人喜欢聚会喝酒，以诗会友，现在更加方便，因为通过微信可以快速就称兄道弟，谁写了好诗片刻就知道了，片刻就在全国传播开了，所以，我们乐于享受微信、微博、APP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移动平台介入诗歌写作与诗人生活。我喜欢移动互联网给我们的写作与阅读带来的好处，同时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传统纸媒心存怀念，记得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长篇小说《海南日报》给我报道时的情景，一家中国南端的日報能关注到我的创作，在北京收到样报时的那种激动至今都可以想起。我认为纸质图书与杂志是我们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杂志与报纸副刊曾经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造就了几代作家诗人，虽然现在自媒体丰富了，但永远只是一部分，不过现阶段成为热点，大家用得较多，比较顺手而已，但我认为不可能取代传统的杂志与报纸，传统纸质媒体在经典写作上永远属于中国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那一部分。

谷禾（诗人，《十月》杂志编辑）：

在我看来，微博、微信、APP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对诗人这一群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降低了诗歌传播的门槛，让诗歌的主体和受众从精英化的“少数”转身普罗大众，从诗人写、诗人读，到人人写、人人读，对诗歌的普及和传播，都有百利而无一害。同时它也极大地拓宽了传统文学期刊和诗歌杂志的选稿面，以及刊物与作者、读者的交流，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读刊，来一起办刊。

《文化周刊》记者：你的写作在自媒体环境下有何变化？

冷阳：影响比较大。这么说吧，除了少量时间的传统纸媒阅读外，很多诗歌写作都是可以在临屏的情况下完成的。自媒体的好处就是更多阅读、更多比较，更有效地激发写作热情。当然，很多诗歌的写作，还需要安静下来，才能有心灵的飞跃。

周瑟瑟：我的写作只与我的心灵有关，不可能与外在的技术有关。自媒体是一种技术手段，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写作的精神实质。我的写作并没有因为自媒体的便捷而改变，相反我潜意识里还是有所警惕，千万不要被喧哗与骚动扰乱了创作心态，更多人阅读是一件有挑战意味的事，但对于这样经历了文学的风风雨雨的人来说，任何暂时的被认可、被点赞、被评论都不足以改变我。这两年我有一些自己并不满意，甚至是被自我封存的作品却得到了自媒体狂欢般的好评，我感到大众的审美并没有进步，要超越大众而保持自我较高的要求，是我最基本的态度。虽然我身在其中，也占到了自媒体的诸多传播与阅读好处，但我更愿意躲得远一点，让我的心躲在纸里，躲在别人不轻易能找到的书房里、黑夜里、田野里，这才是我的内心想法。

谷禾：我有25年的写作年龄，单就写诗来说，经历了用笔写作、用键盘写作、用食指在手机屏上写作的不同阶段。这种改变有点类似于劳动工具的改变，越来越便捷是毫无疑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写作方式的改变也非常可能把诗歌从一种严肃的为艺术的劳作滑向快餐文化写作，从大天地收紧为小清新的危险。这是需要警惕的。

林雪：（诗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当作品有了可以像新鲜面包一样出炉即食的发表便利后，我觉得诗人们反而要谨慎一点。

诗歌“狂欢”呼唤有质量的作品

记者：你如何看待自媒体对于诗歌的快速传播？是否可以说诗歌借助自媒体已经开始复兴？

冷阳：自媒体确实是诗歌快速传播的有效途径，从营销角度，它是成功的，可以说，在“互联网+”新兴业态下，诗歌写作的新自媒体时代真正来临了。但也不可避免出现写作浮躁、泥沙俱下的情况，这是需要规避的。

李少君：确实，当代诗歌进入了一个“草根性”时代，一个新的诗歌时代。有人因此欢呼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到了。我觉得不宜过分乐观，也许，这还只是一个新的起步，当然，是在诗歌的社会基础夯实以后的一个起步。就像电影院线大规模发展之后亿元票房不再是神话，现在，诗歌读者群、新的诗歌传播渠道和相当数量的写作群体都已经有了，但我们似乎还需要呼唤伟大的当代诗歌的出现。当然，过分地扩张总会带来问题。网络诗歌的低门槛，使诗歌的标准混乱，诗歌写作变得随意和粗糙。

周瑟瑟：我许多诗写了十多年都还是纸稿，连电子文档都没有。我的长篇小说与一些诗，我过两三年翻出来读，发现没有急不可耐地公开是多么地正确，因为我不满意。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诗歌通过自媒体的快速传播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急不可耐地抛出作品是一种轻浮的态度，是对写作最大的不负责任。我佩服那些不在自媒体上上窜下跳的作家与诗人，为什么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不在自媒体上天天发他的小说呢？难道真是小说太长发不了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有文学的精神追求，而不是读者的即时性点赞，而不是快速的传播。我不拒绝自媒体介入到诗歌写作，也喜欢自媒体传播经典好诗，但反对乱搞，反对胡乱就说自媒体从此就改变了诗歌生态，诗歌从此就得到了实质性的进步之类论调，错误地把诗歌在自媒体环境下的狂热看成是诗歌真正的进步。

记者：你如何看待“新汉诗”微信群关于你的诗歌的讨论？

冷阳：“新汉诗”平台自搭建以来，群数上限是500人一直处于满员状态。群内集聚了众多诗歌名家，以及中青年实力写作诗人。广大诗人在群内的活动非常活跃，群内每天都有数万字的信息交流。每位在“新汉诗”专场研讨的诗人都有着不同风格和优势，比如近日的周瑟瑟专场活动，尤其现场朗诵怀念父亲的诗歌时，很多人感染哭了。这无疑是2015年最为成功火爆的微信诗歌活动之一。

周瑟瑟：“新汉诗”微信群是一个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诗歌公共平台，这次关于我的写作的讨论有很强的诗学性质，并且非常深入与全面，不是泛泛而谈，这是我愿意看到的自媒体诗歌活动，6万多字纯粹的诗学评论对我的创作有促进作用，诗人们的批评让我反思创作上的问题。

谷禾：我参加过另一个群体的几次讨论，自己的诗也拿去讨论过。大家如果能做到不矫饰，不敷衍，坦诚交流，总是一个好事情。但一个人写作水平的提高更多来源于作者综合写作素养的提高，去更深入地读书、去到生活中，才是最理智最有效的选择。

林雪：那可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呢。作者本人可以在诸多评论中选取对自己最恰切最有建设及指导意义的批评。

李少君：



周瑟瑟

自媒体让海南诗歌得到彰显

记者：能否说说海南诗坛的现状，以及自媒体给海南诗坛带来的影响？

冷阳：海南是一座移民岛，其诗歌的发展与海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紧密相联。海南诗歌群体既有很多本土诗人又有很的外来诗人，形成了海南诗歌大潮流。自2000年以来，涌现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像多多、王小妮、耿占春、李少君、孔见、卢苇、艾子、岸远、江非、蒋浩、符力……有些诗人已经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些诗人已经成为海南诗人走向全国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海南是盛产诗人的沃土。新媒体时代，以符力为代表的海拔诗群，以冷阳为创建代表的新汉诗群，以余正斌、乐冰等为创建代表的海诗刊……已经为全国诗人和广大诗歌爱好者所熟知，并吸引了大批诗人参与共建、共同推进诗歌创作活动。海南的诗歌环境看起来一派生机。

李少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移民诗歌”的影响以及海南本土诗人的不断努力，海南诗歌迅速在中国诗坛崛起，诗歌创作取得了丰收成绩。

周瑟瑟：海南的诗歌人口并不算多，但海南是中国的岛屿诗歌聚集地。海南的诗人群体不乱，像冷阳、符力诸君写作不急不躁，还有像衣米一、艾子诸女诗人有清晰的写作纹理，自媒体让他们更加清晰，写作实力得到张显。

谷禾：新世纪以来，海南诗坛涌现出了一以潘维、李少君、卢炜、江非、衣米一、冷阳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作为朋友，我相信，海南诗歌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林雪：海南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海南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和朋友，李少君便是佼佼者。冷阳的新汉诗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祝福海南！



谷禾

文化时讯

中国作协成立作家法律服务团 为作家提供诉讼帮助

3日，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法律服务团在京成立，此举是应形势的发展，对现有维权工作的拓展与延伸，是一种尝试和探索。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学作品生产和传播方式不断变化，作家面临的版权、著作权保护等法律问题日益复杂，发现侵权难、法律诉讼难等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作协维权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原有的以调解纠纷、普法宣传为主的维权工作，已不能满足广大作家对作协组织维权工作的要求。

作家法律服务团采取个人成员与外聘律师相结合的形式，个人成员由法律专家与执业律师组成。法律服务团将主要围绕中国作家协会个人会员为主的广大作家开展普法宣传与培训，提供法律咨询意见，选择、推荐律师代理作家诉讼，适时为有需要的作家提供诉讼帮助和支持。

（路艳霞）

南海网

南海评弹

“IP热”冷眼看

■ 刘旭俊

近日，一本名为《余罪：我的刑侦笔记》的网络小说引发热议，它在国内的浅阅读层面上激起的波澜丝毫不亚于诺贝尔文学奖在纯文学领域的轰动效应。据悉，该小说全书共200万字，当它在网上连载至一半时，阅读量就超过1000万人次，随即准备以高达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天价版权费出售纸质书与相关影视作品的版权。令人瞠目结舌的，不只是这部情节粗浅的侦探小说何以俘获了如此之多的读者，更在于它居然能以如此高价来开发衍生产品。

知识产权领域把“能被改编的知识产权内容”称为“IP”，并且齐声高呼今年终于迎来了“IP热”，内容版权争夺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奇货可居的哄抢程度。然而，仔细考量，所谓的“IP热”无非宣告着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严肃文学，抑或是网络文学，它在这个时代都已经沦为了文化半成品，价值只有等待被二次开发之后才能实现。

如此尴尬的处境也预示着事关书写的王朝正在悄然经历着一场和平演变——文学退位，文案登台。不论质量如何，所有被冠以文学之名的书写，至多勉强算是其它商业产品的文案。诗歌可能蜕变成网络段子，散文则摇身一变成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心灵鸡汤，微型小说是网络微电影的剧本雏形，短篇小说改头换面一下就能拍成电影，中篇小说乃至长篇小说被改造成了在广告时间内分段插播的各种电视剧，而史诗性的煌煌巨著则可能被开发成了网络游戏。

就好比不被需要的物件自动变成垃圾，而毫无价值的垃圾却经回收提炼的人创造出巨大财富。非常遗憾的是，文学在当下的境况颇为类似，它本身的读者群日益萎缩，渐至无人问津的惨状。但是，同时又有难以计数的文化创意产品急需“文学性文案”。当然，在此过程中，似乎并没有在意文学性究竟如何，而只需过问读者有多少。于是，一方面是读者人数达到天文数字的文案，凭借它的商业可开发性和众多可以导流的顾客而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获得商业可开发性和导流顾客，文学变得愈加谄媚资本、迎合大众。因此，它也就只能被称为产品文案了。

如此惨状，究其原因，似乎也是文学发展至今的必然结局。首先是文学本身的媒介化进程。文学只是信息本身，而非媒介。毫无疑问，任何信息都在寻找与它匹配度最高、传播效力最强的媒介。当书籍这一媒介的传播效力日趋降低，文学自然就会改换门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剧场、广播、电影、电视，只不过如今换成网络阅读和网络游戏罢了。其次是文学在全球资本主义笼罩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内注定被商业化。当书籍、剧场和广播的商业性正在降低，电影、电视、网络阅读和网络游戏等当下高度商业化的产业，自然而然就会去文学领域“抄底”投资。

因此，不妨对这类轰动新闻冷眼相看。目睹完这场书写王朝的权力和平交接之后，既不必悲观地认为文学已经死亡，毕竟它还是以其它商品文案的假面苟活残存着；也不必乐观地认为文学重新回到了普罗大众的怀抱，那不过是被百万千万人次阅读的文案。仅此而已。



扫描
关注
文化周报